



儀禮疏

卷二十五至卷二十七







儀禮疏卷第二十五

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公食大夫禮第九 鄭目錄云王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於五禮

屬嘉禮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六別錄第九 釋曰鄭知是小聘大夫

者案下文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於醬東設黍稷六簋又設庶羞十六

豆此等皆是下大夫小聘之禮下乃別云上大夫八豆八簋又云上大

夫庶羞二十豆是食上大夫之法故知此篇據小聘大夫也若然聘禮

據侯伯之大聘此篇據小聘大夫者周公設經互見為義案篇末云魚

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鄭注云此以命數為差

九謂再命者十一謂三命者七謂一命者九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

之卿次國之大夫也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夫之孤視子男以此言

之魚腸胃倫膚皆士者謂子男小聘之大夫此公食序在聘禮之下是

因聘而食之不言食賓與上介直云大夫者若云食賓與上介則小聘

使下大夫上介乃是士是以直云大夫兼得大夫聘賓與上介亦兼小

聘之賓若然聘禮據大聘因見小聘此公食先見小聘後言大聘者欲



見大聘小聘或先或後不常之義 公食至其爵 注戒猶至親劬  
釋曰自此盡如聘論主君使大夫就館戒聘客使來行食禮之事云各  
以其爵者此篇雖據子男大夫為正兼見五等諸侯大聘使卿之事故  
云各以其爵也 上介出請入告 注問所以來事 釋曰據大夫就  
賓館之門外賓使上介出請大夫所為來之事 三辭 注為既至敢  
當 釋曰既先受賜者謂聘日致饗受賜大禮故今辭食不敢當之但  
受饗之時禮辭而已至於饗食皆當三辭 賓不至從之 注不拜至  
終事 釋曰案鄉飲酒主人拜送賓不答拜云禮有終此賓不拜送為  
從之不終事故賓不拜送也若然鄉飲酒鄉射戒賓遂從之而云拜辱  
拜送者以其主人先反不相隨故得拜辱拜送觀禮使者勞賓於門外  
侯氏再拜遂送之使者既不先反猶拜送者尊天子使故也 賓朝至  
如聘 注於是至次侯 釋曰云大門外如聘者則賓主設摯介以相  
待如聘時云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者初時謂賓發館時服玄端若鄉  
射主人朝服乃速賓鄭注云射賓輕也戒時玄端以此言之亦賓在館  
拜所戒大夫即玄端賓遂從大夫至君大門外入次乃去玄端著朝服

出次即位也云如聘亦入於次侯者案聘禮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天  
次注云入于次者侯辨則此入次亦侯主人辨也若然聘禮重賓發館  
即皮弁此食禮輕及大門乃朝服 即位具 注主人至之外 釋曰  
云摯者侯君於大門外者解即位之事云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  
物皆於廟門之外者以其君迎賓入始言卿大夫以下廟內之位則知  
此具饌物時皆在廟門外也故鄭下文注云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  
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故不在大門內是其義也 羹定  
注肉謂至為節 釋曰云肉謂之羹者爾雅文云著之者下以為節者羹  
定與下文陳鼎之節為目也 甸人至若編注七鼎至作密 釋曰云  
七鼎一大牢也者案聘禮致殮與饗餼皆九鼎此亦一大牢而七鼎者  
此食禮輕無鮮魚鮮腊與聘禮腥二牢鼎七同也云甸人家宰之屬兼  
亨人者案天官有甸師氏兼有亨人皆屬冢宰彼天子禮諸侯比天子  
為兼官故甸人兼亨人也必使甸人陳鼎兼亨人者案亨人職云掌共  
鼎鑊又案甸師職云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食之事故使甸人兼亨  
人陳鼎若然案少牢羹定饗人陳鼎者以其無甸人官故饗人陳鼎也



既夕士禮云甸人抗重又云甸人築坵坎以士無臣使屬吏攝甸人之  
事非謂置此官也云凡鼎鼎蓋以茅為之者諸文多言鼎鼎皆不言所  
用之物此經雖言若束若編亦不指所用之體故鄭云蓋以疑之然必  
知用茅者詩云白茅苞之尚書孔傳云苴以白茅茅是潔白之物故疑  
用茅也 設洗如饗 注必如至作鄉 釋曰云必如饗者先饗後食  
如其近者也鄭據此文行食禮而云如饗明先饗設洗訖乃後食故鄉  
前如之是先饗後食也案聘禮云公於賓壹食再饗則食在饗前矣不  
言如燕禮者饗食在廟燕在寢則是饗食重先行之故二者自相先後  
是以不得用燕禮決之也引燕禮者欲見設洗之法燕與饗食同故無  
饗禮引燕禮而言也 小臣至堂下 注為公至服位 釋曰知此為  
公盥者按特牲尸尊不就洗盥用槃匱故知此所設槃匱亦為公盥不  
就洗也云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位者按夏官小臣職云小祭祀  
賓客饗食如大僕之法此諸侯之聘客饗食故亦小臣掌之也 宰夫  
至席几 注設筵至略此 釋曰云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几者以其  
賓在戶牖之間南海又生人左几異於神右几故也云公不賓至授几

者親設酒醬可以略此者決聘禮禮賓時公親授几者以無設酒醬之  
事故也故下記云不授几鄭云異於醴也 飲酒至東房 注飲酒至  
飲也 釋曰云飲酒清酒也者按周禮酒正注先鄭云清酒祭祀之酒  
後鄭從之則此賓客用之者優賓故也云漿飲載漿也者載之言載以  
其汁滓相載故云載漢法有此名故也云其俟奠於豐上也者下云飲  
酒實於觶加于豐是也此云奠即彼加也云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  
酒也者以其鄉飲酒燕禮等獻酬之酒皆不言飲飲之可知此擬酌口  
故言飲是異於獻酬酒故也是以酒人云共賓客之禮酒飲酒鄭注云  
禮酒饗燕之酒不言飲食之酒云飲亦是其義也云漿飲先言漿別於  
六飲也者按漿人云共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彼先云六飲後云水漿  
與此先云漿不同故云先云漿別於六飲必別於六飲者彼六飲為渴  
而飲此漿為酌口不為渴故異之 凡宰至東房 注凡非至在堂  
釋曰云酒漿不在凡中者雖無尊猶嫌在堂者以其酒漿常在堂若不  
特言之則凡中不含之言謂酒漿仍在堂故上特言之 公如至門內  
注不出至國君 釋曰自此盡階上北面再拜稽首論至君迎賓入拜



至之事云不出大門降於國君者按周禮司儀云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又云致饗餼饗食皆如將幣之儀是國君來則出迎也及廟門公揖入注廟禰廟也釋曰儀禮之內單言廟者皆據禰廟是以昏禮納采云至于廟記云凡行事必用昏所受諸禰廟以此而言則言廟皆禰廟也若非禰廟則言廟祧若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問卿云受于祖廟之類是也但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燕輕於食饗又在寢是其差次也至于階三讓釋曰按曲禮云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此亦降等初即就西階者此君與客食禮禮之正彼謂大夫士以小小燕食之禮故與此不同也公升二等賓升注遠下人君釋曰言遠下人君者亦取君行一臣行二之義也大夫至北上注東夾至於堂釋曰此謂王國卿大夫立位云取節於夾明東於堂者序已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今大夫立于夾室之南是東於堂也士立至西上注統於至在此釋曰按燕禮大射士在西方東面北上不統於門又在門東北面宜東統於君今在門東西上統於門者以賓在門西辟賓在此辨正位故也小臣至

南

注宰宰至南上

釋曰云宰東夾北西面南上者謂在北堂之南

與夾室相當故云夾北也云宰宰夫之屬也者以經云南上則非止一人但宰官之內有宰夫之等是以下有宰夫之官皆於此立可知故云之屬也若然宰尊官在小臣之下者以其小臣位在北堂南故先見之非謂尊卑先後爲次也內官至南上注夫人至無事釋曰去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者經云內官按周禮天官內宰下大夫掌王后已下彼天子內官諸侯未必有內宰以其言內官之士以士爲之明當天子內宰故舉內宰况之也云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者按前聘時君迎客于大門內時卿大夫已下入廟即位者受聘事重非饗食之事故先入廟即位此已下雖有宰及宰夫者皆有事及大夫二牲士庶羞之等皆助君食賓非已之事故後入也介門至西上注西上至東上釋曰云然則承擯以下立于西少進東上者以其介統於賓而西上則擯統於君而東上可知承擯以下既是有事之人承擯是大夫又尊於士故知少進東上不言上擯者上擯有事其位不定故不言公當至再拜注楣謂至降矣釋



曰自此盡稽首論公拜至賓答拜之事云公再拜賓降矣者釋經賓降在至再拜下公再拜上以其至再拜者公已一拜賓即降下公再拜者賓降後又一拜雖一拜本當再拜故皆以再拜言之猶下侑幣之時公一拜賓降公再拜注云賓不敢俟成拜也若然鄭云公再拜賓降矣者解經至再拜者賓降也 賓西至答拜 釋曰自此盡稽首論賓降答拜之事此云答拜下云拜也並據公未降之前賓爲一拜以其賓始一拜之間公降一等故聞在一辭之中是以鄭云賓降再拜釋經北面答拜及拜也云公降擯者釋辭矣者解經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鄭注云賓猶降終其再拜稽首者按下文賓栗階升不拜升既不拜略於下雖辭賓猶終降再拜稽首也若然擯者辭拜於下之時其位在下故下記云擯擯由下注云不升堂是也按下文云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注云無事又云擯者進相幣然則擯者有事則進無事則退故負東塾也 賓栗階升不拜 注自以至曰走 釋曰云自以已拜也者於堂下終爲再拜稽首故於堂上不拜也云栗寔栗也者謂疾之意也云不拾級連步者曲禮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鄭注云拾當爲涉聲之誤也級等也

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此涉級也連步鄭云重蹉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其連步據足而言涉級據階而說其實一也此等尋常升法此栗階據越君命而上按燕禮記云凡君所辭皆栗階注云栗蹙也謂越等急越君命也又曰凡栗階不過二等注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是栗階之法也云不拾級而下曰走者凡升降有四種云走者君臣急諫諍則越三等爲走階越一等爲歷階又有連步又有栗階爲四等也義已具於燕禮記疏也命之至稽首 注賓降至不成 釋曰按論語孔子云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是以上文主君雖辭賓猶終拜於下盡臣之禮爲成拜主君之意猶以爲不成故命之升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升更拜也士舉至待載 注入由至爲持 釋曰自此盡逆退復位論鼎入已載之事云去幕於外次入者次入謂序入也故少牢云序入去幕於外者以其入當載於俎故去之也士喪士虞皆入乃去幕者喪禮變于吉故也 雍人至鼎退 注旅人至多也 釋曰云旅人雍人之屬者即燕禮云尊士旅食于門西兩鬯壺鄭云士旅食者所謂庶人在官者也引王制解



之者是也云雍人言入旅人言退文互相備也者雍人言入亦退旅人言退亦入皆入而退去故云文互相備也云每器一人諸侯官多也者按少牢云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是大夫官少故每人兼執也若然特牲云贊者執俎及匕從鼎入士虞亦云匕俎從士昏禮亦云匕俎從設彼注云執匕者執俎者從鼎而入設之不言并合者士官彌少并合可知不言者文不具或可士禮又異於大夫執鼎人兼執匕俎故士喪禮小斂大斂奠舉鼎者兼執俎也若依前釋則士喪禮略威儀故也大夫至面匕注長以至洗南釋曰云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鄭云前謂洗南但言前不云北鄉飲酒鄉射賓盥北面則此大夫亦皆北面可知云長以長幼也者若燕禮云命長之類皆據長幼為長不謂衆中之長者也載者西面注載者至載之釋曰前云左人待載其時鼎東南面今大夫鼎北面南匕之左人當載故序自鼎東西面於其前矣俎正當鼎南則載者在鼎南稍東也魚腊飪注飪孰至直孰釋曰上文直云羹定肉謂之羹恐魚腊不在羹定之中故此特著

魚腊飪也以食禮尚孰故皆飪也注饗有腥者釋曰樂記云大饗而俎腥魚鄭注云以腥魚為俎實不臠孰之是饗禮有腥也又宣公十六年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又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殺烝以此觀之明饗有腥以饗禮用體薦體薦則腥矣故禮記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豚解者皆腥也載體近奏注體謂至七個釋曰三牲與腊皆載體直言體不辨體形及數以下魚腸胃倫膚皆言七則此亦七體故鄭云下大夫體七個若然七個此不言體形按士虞記云升左肩臂臠臠脊脊七體彼喪禮用左又按鄉飲酒鄉射記皆云右胖進腩則此亦用右胖肩臠臂臠脊脊可知既用右胖則左胖為庶羞其庶羞者此下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是也若致殮及歸饗餼腥鼎皆無庶羞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雖同用狗一牲以其亨亨亦皆有庶羞也云奏謂皮膚之理進其理本在前者此謂生人食法故進本本謂近上者若祭祀則進末故少牢云進下鄭云變



於食生是也 魚七縮俎寢右 注右首至骨鯁 釋曰云縮俎者於人爲橫縮縱也魚在俎爲縱於人亦橫云寢右鄭云右首也寢右進馨也賓在戶牖之間南面俎則東西陳之魚在俎首在右腹臑鄉南馨脊也進脊在北鄉賓必以脊鄉賓者鄭云乾魚近臑多骨鯁故不欲以臑鄉賓取脊少骨鯁者鄉賓優賓故也若祭祀則進臑以鬼神尚氣臑者氣之所聚故少牢進臑是也 腸胃七同俎 注以其至十八 釋曰云以其同類也者釋經同俎以其牛羊同是畜類也云不異其牛羊臑賤也者以牲體則異俎及此腸胃即同俎以其腹臑賤故略之同俎也云此俎實二十八者牛羊各有腸胃腸胃各七四七二十八也但此腸胃與牲或同鼎同俎或別鼎別俎何者據此下文七鼎腸胃與牲別鼎別俎是其正法取其鼎俎奇也少牢五俎腸胃與牲同鼎者以其有鮮獸若腸胃別鼎則六不得奇故并腸胃與牲同鼎有司徹亦然此腸胃七者以其與牲體別鼎故取數於牲亦七少牢并腸胃於牲鼎故云腸三胃三取數於脊脅各三也賓尸禮殺於正祭故腸胃各一既夕盛葬謂故腸胃五也 倫膚七 釋曰倫膚謂豕之皮革爲之但此公食

夫爲賓用爲美故膚與腸胃皆別鼎俎特牲腥有三鼎魚腊不同鼎故膚從牲同鼎有司徹雖同少牢亦止三鼎而已羊豕魚皆一鼎故膚從從於牲鼎也又此膚與牲體之數亦七而少牢膚九者此食禮故膚從體數少牢大夫之祭膚出下性故取數於牲之體而九也 腸胃至垂之 注順其至俎拒 釋曰腸胃得在牲而垂膚亦言順牲之性者從多而言云垂及俎拒者少牢云腸三胃三垂及俎拒是也 大夫至復位 注事畢至設俎 釋曰士七載者又待設俎者以上文云士舉鼎又云左人待載下文云士設俎于豆南是載者又待設俎可知也 公降盥 注將設醬 釋曰自此盡各卻于其西論公與宰夫爲賓設正饌之事云將設醬者下云公設之是以盥手也 宰夫至醢醬 注授授至和醬 釋曰按記云蒲筵常長丈六尺於堂上戶牖之間南面設之乃設正饌於中席已東自中席已西設庶羞也云醢醬以醢和醬者按歸饗餼醢醢別知此醢醬不別而以醢和醬者此經所陳物異者皆別器此醢醬下但言醬不別言醢明以醢和醬可知祭祀無此法以生人尚褻味故有之 賓辭至遷所 注東遷至故處 釋曰云東遷所

卷之二十五

羊



者謂以西爲上君設當席中故東遷之辟君設處側近也近其故處  
公立至西鄉注不立至親饌釋曰云不立阼階上示親饌者以其  
君之行事皆在阼階上今近阼北者以其設饌在戶西迎北今君亦近  
北是亦親監饌故也宰夫至鹿鷄注醢醢至作糜釋曰云醢醢  
醢有醢者按周禮醢人云朝事之巨韭菹醢醢已下依此爲次彼注云  
醢肉汁也則此醢醢是肉之汁昌本者彼注云昌蒲根又按彼注醢菹  
之稱菜肉通又云細切爲醢全物若腍爲菹又按彼經爲菹者經言菹  
不言醢菹者即是醢也彼言昌本亦即醢也此注云菹者醢菹麤細爲  
異通而言之醢亦得爲菹故云菹也云醢有骨者謂之醢案爾雅釋器云  
肉爲之醢有骨謂之醢鄭司農云有骨爲醢無骨爲醢也云菁蕒菁菹也者即  
今之蔓菁也士設俎注亞次至俎尊釋曰云不言綽錯俎尊者上設  
且綽陳之下設黍稷錯陳之此設俎不綽不錯者但尊故也膚以爲特注直豕  
至牲賤釋曰云出下牲賤者以豕在牛羊之下賤膚豕之所出故云  
出下牲賤特之於俎東也旅人至其所釋曰前旅人以七入加於  
鼎退出今還使之取七前士舉鼎入今不使士舉鼎出者以其士載訖

**遂設俎於賓前事未畢故甸人舉鼎而出也** 大羹至反位 注大羹

**無升** 釋曰云以蓋降出入反位者宰位在東夾北西面南上今以

蓋降出送於門外乃更入門反於東夾北位也云大羹倍煮肉汁也大

古之羹者謂是大古五帝之羹云不和無鹽菜也大古質故不和以鹽

菜對鉶羹調之以鹽菜者也云瓦豆謂之鐙詩云于豆于登毛亦云木

豆瓦曰登云宰謂大宰宰夫之長者以單言宰諸侯三卿無大宰以

司徒兼大宰大宰之下有宰夫故云宰夫之長也 公設至遷之 注

亦東遷所 釋曰言亦者亦前醬東遷所以醬既東遷所今於醬西遷

之明亦東遷所移之故醬處也 宰夫至東牛 注鉶菜和羹之器

釋曰云鉶菜和羹之器者下記云牛藿羊苦豕薇是菜和羹以鉶盛此

羹故云之器也據羹在鉶言之謂之鉶羹據器言之謂之鉶鼎正鼎之

後設之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謂之羞鼎其實一也 宰夫至豆東

注食有至於左 釋曰云食有酒者優賓也者按下文宰夫執漿飲賓

興受唯用漿酌口不用酒今主人猶設之是優賓引燕禮者彼據酒主

人莫於薦左賓不飲取莫於薦右此酒不用故亦莫於豆東酒義雖異



不舉是同故引為誣也按燕禮無此文鄉飲酒鄉射記皆云凡奠者於左舉者於右不同之而引燕禮記者此必轉寫者誤鄭本引鄉飲酒鄉射之等也 注會筮至之西 釋曰云亦一一合郤之者郤者仰也筮蓋有六兩兩皆相重而仰之謂之郤合故云一一郤合之各當其筮之西為兩處亦者亦少牢故少牢云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也 贊者至于公 注負東至賓也 釋曰自此盡醬酒不祭論賓所祭饌之事經直云負東房鄭知負房戶而立者以公在東序內賓在戶西雖告具于公且欲使賓聞之故知於房近西是以鄭云得鄉公與賓也 贊者東面至祭之 注取授至不坐 釋曰此所授者皆謂遠賓者故 灌醢及銅皆不授以其近賓取之易故不言按曲禮云殺之序辯祭之 故知雖不授亦祭可知也經直云祭知祭之於豆祭者按少牢云尸取 菹豆辯授于三豆祭于豆間故知於豆祭也云獨云贊興優賓者欲見 賓坐而不興是優賓其實俱興也引少儀者欲見贊興賓亦興之義以 其賓坐贊亦坐故也 三牲至授賓 注肺不至作一 釋曰云肺不 離者刈之也者按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鄭云提猶絕也到之

不絕中央少者此即為食而舉肺也少牢云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之是祭肺切舉肺不切云不言刈則祭肺也者是與祭肺同其實舉肺云祭離肺者絕肺祭也者此鄭解舉肺將祭之時絕末而祭之與祭肺異也凡舉肺有二名一名離肺亦名舉肺祭肺亦名刈肺也 扱手至間祭 注扱以至以巾 釋曰此云上劔之間祭者著其異於餘者餘祭於上豆之間此劔別自祭劔間云扱拭也拭以巾者案內則左佩紛帨帨即佩巾而云扱拭拭手以巾似帨不名巾者本名帨者以拭手為名其實名巾故鄭舉其實稱也此有四劔而云扱上劔辯擣則唯有一柶優賓故用一柶而已少牢二劔祭神故宜各有柶也 祭飲至不祭 注不祭至盛者 釋曰此不祭者以正在饌之內以其有三牲之體魚腊酒醬非盛者故不祭也若入庶羞則祭之故下文云士羞庶羞皆有大又云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少儀云祭膾膾詁為大魚肉之饗是亦祭之 宰夫至遷之 注既告至上也 釋曰自此盡降出論設加饌梁與庶羞之事云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知梁東上也 又宰夫膳稻于梁西是以梁在東為上也 公與



賓皆復初位 注公序內階西 釋曰按上公設醬時立于序內賓立于階西此云公與賓復初位故知公還在序內賓還在階西也 宰夫至梁西 注膳猶至以簋 釋曰知進稻以簋者下記云簋有蓋冪鄭注云稻梁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以冪上云設黍稷訖云卻會此稻梁不云卻會者先於房去之故也 士羞至如宰 注羞進至執蓋 釋曰云皆有大有二物三物之肉兼有魚也云魚或謂之膾膾大也者或有司徹云尸俎五魚侑主人皆一魚皆加膾祭于其上是也少儀云膾祭也云唯醢醬無大者鄭注周禮醢人作醢之法先膊乾其肉乃後莖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甑中百日則成矣何大醬之有也醬則醢也亦無大醬也 先者反之 釋曰反之者以其庶羞十六豆羞人不足故先至者反取之下文云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其人不反則此云先者反之謂第二已下為先者也 注簋西至往來也 釋曰簋西黍稷西也必言稻南者以其黍稷西近北有稻故庶羞設黍稷西南南陳之是稻梁與庶羞俱是加故南北相繼而在黍稷正饌之西是下不與正豆併也云間容人者賓當從間往來也者下文賓左擁簋

梁右執涪以降公辭升反奠于其所是賓往來也 旁四列西北上注不統至中別 釋曰云所謂羹臠中別者按曲禮云左殺右臠彼云殺骨體也此肉謂之羹亦一也殺為正饌臠謂切肉則庶羞云左殺右臠則曰此正饌在東庶羞在西間容人同故謂所謂羹臠中別也 注先設醢絜之以次也 釋曰此云先設醢絜之次而特牲注云以有醢不得絜也與此先設醢絜之以次違者大汎醢配臠是其正而醢卑于臠今牛羊豕臠皆在醢下者直是絜之次非尊卑之列特牲以一有醢若絜之當醢在臠上不成錯故不得絜少牢四豆羊臠醢故得絜而錯與此同也 贊者至于公 釋曰自此盡兼壹祭之論贊告饌具賓祭之事 贊升賓 注以公命命賓升席 釋曰前設饌訖贊者告具于公公再拜揖食此使贊升賓者以其禮殺故也是以上文正饌公先拜賓答拜此賓先拜公公答拜為異也 注即就至於加 釋曰云祭稻梁不於豆祭祭加宜於加者按下文云賓三飯以涪醬注云每飯涪以有擣醬食正饌也三飯而止又云不以涪醬注云不復用正饌也則此涪醬是正饌而加者但涪醬與梁皆是加故公親設之下文為正



饌而此云加者為滯醬雖是加以在正饌之上得與正饌為本故名正饌其實正是饌之加故公親設之也 贊者至祭之 注壹壹至饌也 釋曰壹壹受之而兼一祭之庶羞輕也者決上三牲之脯祭之今此祭庶羞并之故云輕也云自祭之於腳臙之間以異饌也者不云於豆祭而云於腳臙之間以祭宜於加故也 賓降拜 注拜庶羞 釋曰自此盡魚腊不與論賓正食受侑幣至於食終之事 注奠而至之事 釋曰云成其意者謂成其食降階下之意故奠乃對此決下文大夫相食賓執梁與滯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而不奠也 注箱東至之處 釋曰按爾雅有東西廂曰廟其夾皆在序外故也知是侯事之處者正以此文公揖退于廟而俟賓食即待事之處也 賓坐至不辭 注贊者優賓 釋曰知云贊者以告公公聽之者公既在序外賓食在戶西若不告公公何以知之明知贊者告公也云重來優賓者若公來則勞賓不來則賓不勞故難重來而不來則優饒賓也 賓三飯以滯醬 注每飯至優賓 釋曰云每飯歆滯以穀孺醬者按曲禮三飯主人延客食哉然後辯穀鄭注云先食哉後食穀穀尊此先食穀者彼鄭云大

夫士與客燕食之法其禮食宜放公食大夫禮云若然此為禮食故先食穀大夫士與客燕食則先食哉故不同又按昏禮同牢云贊爾黍稷肺脊皆食以滯醬皆祭舉食舉也注云皆食黍也以用也用者謂歆滯師醬而不食穀者此公食賓禮解體折節明食穀可知彼豚解者皆不食故彼不食穀也是以彼又云三飯卒食注同牢示親不主為食起三飯而成禮也故不食穀也但滯言啜淡故也醬言孺鹹故也云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者解三飯而止故下宰夫進漿是不求飽故引論語學者食不求飽為證也云不言其穀優賓者案特牲少牢尸食時舉穀皆言次第此不言者任賓取之是優賓也 宰夫至稻西 注酒在至右漿 釋曰云酒在東漿在西者案上飲酒實于解宰夫設于豆東是酒在東也云漿在西者即此經設於稻西是也云是所謂左酒右漿者按曲禮云酒漿處右鄭云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云兩有者據此公食而言左酒右漿也 公受至鄉立 注東帛至序端 釋曰云西鄉立序內位也者按上文公設醬公立于序內西鄉此經亦云西鄉立故知亦在序內位也云受束帛于序端者按大射禮公凡受



於序端故每云公之所受者皆約之受於序端 賓降筵北面 注以君至階上 釋曰云以君將有命者謂有束帛侑食之命故賓降筵北面於西階上以待主君之命 賓降至聽命 注降辭至許辭 釋曰云主國君又命之升知者約聘禮禮賓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是也 退西楹西東面立 注俟主至將降 釋曰按聘禮賓三退負序注云三退三逡遁也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彼皆當相再拜故賓退負序此亦為公拜送幣但在楹西耳故賓在階西不負序以將降故也 注從者至梧受 釋曰云從者府史之屬知非士介者此子男小聘使大夫士介一人而已介已受賓幣故知訝受者非士介是府史之屬也 賓入至稽首 注便退至此退 釋曰云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者此鄭探解賓意食禮自有常法三飯之後當受侑幣更入以終食禮故送庭實而後入是以鄭云便退則食禮未卒解經賓入之意云不退則嫌者謂有貪食之嫌解再拜稽首將辭之意是以更入行拜若欲從此退者待公設辭留賓之意也 注賓揖介入復位 釋曰上文云介逆出下更云介逆出明知中間介復入可知但復入之

節當此賓入之時也 注卒已也至稻梁 釋曰知會飯是黍稷者見上文云宰夫東面坐啓筵會各卻於其西此云食會飯故知會飯者是黍稷也前賓三飯不云會以其盥盛稻梁以其稻梁無會故鄭云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梁矣 不以醬渚 注不復至後用 釋曰云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者按上文賓三飯以渚醬注云每飯歡渚以穀孺醬是正饌稻梁是其加此云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渚鄭意以庶羞黍稷是其正庶羞是其加互相成而已言相成者既非互文直取饌食互相成而已云後言渚者渚或時後用者前文賓二飯以渚醬先言渚後言醬是先用渚此後言渚或容前三飯後用渚也故作文有先後也 注示親至侑幣 釋曰云不以出者非所當得又以已得侑幣者云不以出者決士昏禮賓取脯出以授從者彼是已所當得此非直已得侑幣下文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是已所當得鄭不言三牲而言侑幣者據已得者而言之 東面再拜稽首 注卒食至於辭 釋曰云卒食拜也不北面者按上文賓受侑幣出入門左沒霽北面再拜稽首其時辭欲退公留之卒食故決之以其待公留故北面此



卒食禮終故東面為意有異故面位不同是以鄭云不北面者異於辭也 介逆至不顧 注初來至還也 釋曰云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者知擯者告公者按經公送于大門內公不見賓矣而云賓不顧明知擯者告公公還入宴寢也此擯者告賓不顧即論語云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但彼據聘享訖此據食禮訖事雖不同復命云賓不顧矣即不異 有司至賓館 注卷猶至釋故 釋曰云歸俎者實于篚者此食禮無所俎而言卷三牲之俎不言用俎惟云實于篚按士虞禮亦無所俎尸舉牲體皆盛於篚吉凶雖不同無所俎是一故知同用篚也云它時有所釋故者解三牲之俎言卷案特牲及士虞尸卒食取俎歸於尸三个是有所釋此無所釋故稱卷也彼注云釋猶遺也遺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也

儀禮疏卷第二十五

儀禮疏卷第二十六

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 公彥 等撰

明日至稽首 注朝謂大門外 釋曰自此盡訝聽之論賓拜謝主君之事云朝謂大門外者以其經云拜賜于朝無賓入之文又聘禮以柩造朝亦無喪入之文皆言朝故云朝謂大門外也若然案閔二年左氏傳云季友將生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為公室輔注兩社周社亳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但諸侯左宗廟右社稷在大門之內則諸侯外朝不在大門內者但外朝在大門外兩社之間遙繫外朝而言執政所在又此食禮拜侑幣聘禮歸饗餼直言拜饗與餼不拜束帛者彼使人致之故不拜此食禮君親賜故拜之訝聽之 注受其至士訝 釋曰云此下大夫有士訝者此篇是子男使下大夫小聘又案周禮掌訝大夫有士訝故云此下大夫有士訝也上大夫至二俎 注記公至無特 釋曰云豆加葵菹蜎醢者案周禮醢人朝事之豆云韭菹醢醢昌本麋藟菁菹鹿藟菹菹麋藟案上文下大夫六豆用鹿藟以下仍有菹菹麋藟在今上大夫八豆不取菹菹麋藟



蕪而取饋食之豆葵菹醯者鄭以特牲少牢參之彼二篇俱以饋食  
 為始皆用周禮饋食之豆特牲兩豆用饋食葵菹蝸醯少牢四豆二豆與  
 特牲同兩豆用朝事之豆韭菹醯醢注云韭菹醯醢朝事之豆也而饋  
 食用之豐大夫禮以此觀之故此公食大夫兼用饋食之豆亦是豐大  
 夫禮也云俎加鮮魚鮮腊者上文下大夫七俎牛羊豕魚腊腸胃與膚  
 此云九俎明如鮮魚鮮腊云無特者陳饌要方上七俎者東西兩行為  
 六俎一俎在特于俎東此九俎為三行故無特雖無特膚亦為下 魚  
 腸至若九 注此以至子男 釋曰云此以命數為差也者案周禮典  
 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  
 命則諸侯之臣分為三等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與一命同此經魚腸胃  
 倫膚亦分為三等有十一有九有七則十一當三命九當再命七當一  
 命若然惟有上下二文者以公侯伯之大夫與子男之卿同再命卿爵  
 尊為上大夫爵卑為下則上言若九者子男之卿也下言若九者公侯  
 伯大夫也故鄭云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云大國之孤視子男者欲見  
 此經唯見三命以下案周禮與命大國之孤四命又大行人云大國之

孤執皮帛以繼子男又云其他皆視小國之君若然孤與子男同十  
 侯伯十五上公十七差次可知 庶羞至四列 注謂上至為無 釋  
 曰上文云庶羞旁四列此上大夫饌內言庶羞西東毋過四列則東西  
 橫行上下大夫皆四以為行下大夫四四十六東西四行南北亦四行  
 上大夫東西四行南北五行矣 上大至鶉鴛 注鴛無母 釋曰云  
 鴛無母者案爾雅釋鳥云鴛鴦母郭氏曰鶉也青州人呼曰鶉母莊子  
 云田鼠化為鴛淮南子云蝦蟇所化也月令曰田鼠化為鴛然則鴛鴦  
 一物也 若不親食 注謂主至它故 釋曰自此盡聽命論主君不  
 親食使大夫致禮於賓館之事疾病之外別云他故者君有死喪之事  
 故聘禮云主人畢歸禮賓唯饗餼之受謂畢致饗食但賓不受之 豆  
 實至南陳 注陳饗至作併 釋曰云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者案  
 上文正食之時黍稷亦南陳今於楹閒陳筐米亦南陳是正食及此饌  
 陳是同列也云饗北陳者變於食者上文正食之時宰夫自東房薦豆  
 六設於醬東西上陳之今於楹閒二以併北陳故云變於食也云饗數  
 如豆者以菹醢各異物不可同饗故饗數如豆上大夫八豆則八饗下



大夫六豆則六饗云醢芥醬從焉者以其三牲不殺牲列於門內醢經  
百日乃成不由不殺故有醢庶羞之醢同是醬類故使之相從但庶羞  
之醢更無別種宜同一饗芥醬宜亦一饗知有芥醬者以其有生魚故  
知有也云筐米四者上文上大夫八簋今乃生致之黍稷宜各一筐稻  
粱又二筐故云筐米四 庶羞陳于碑內 注生魚至正饌 釋曰云  
生魚者上文魚膾是魚之中膾者皆是生魚也案鄭注周禮云燕人膾  
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是也此則全生不膾何者本膾在豆與載炙  
俱設今載炙在牲未殺膾全不破可知若然庶羞之內衆羞俱有鄭獨  
云生魚者以其載炙在牲不殺於此無矣雖有乾腊雉兔之等以生魚  
爲主故云生魚也云魚腊從焉者雖無三牲之內有乾魚腊可知云上  
大夫加鮮魚鮮腊雉兔鶉鴛者以其下大夫七鼎無鮮魚鮮腊上大夫  
九鼎加鮮魚鮮腊可知雉兔鶉鴛亦生致之矣云不陳于堂辟正饌者  
以其庶羞本在堂上正饌之西今在碑內故云辟正饌也若然不陳於  
碑南者以其本合在堂今宜近堂故在碑北 庭實陳于碑外 注執  
乘至近內 釋曰執乘皮者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言歸宜近內者庭

實正法皆參分庭一在南而陳之故昏禮記云納徵執皮者參分庭一  
在南今云碑外繼碑而言近北矣彼參分庭一在南陳之者謂在王  
人之庭參分庭陳之擬與賓向外故近南此陳於客館擬與賓入內故  
鄭云以言歸故在內也 牛羊至東上 注爲其至近外 釋曰案上  
庶羞與庭實在碑之內近內陳之此牛羊豕陳於門內繼門言之云爲  
其踐汙館庭使近外也若然致饗餼牛羊豕亦在此此云使近外者以  
饗餼有腥有熟故略其生者近門是其常此既不殺牛羊豕宜近內故  
決之也 賓朝至饗禮 注朝服食禮輕也 釋曰云朝服食禮輕者  
以其歸饗餼時卿韋弁賓皮弁受此食禮賓朝服受不皮弁故云食禮輕  
無擯 注以已本宜往 釋曰云以已本宜往者明主君無故速賓在  
廟行食禮而有侑幣賓無擯法主君有故致食禮并有侑幣亦不合有  
擯故云以已本宜往 注賜亦謂食侑幣 釋曰云亦者亦上速賓食  
時拜食與侑幣今亦然故云亦 大夫至戒速 注記異至召之 釋  
曰自此盡大夫之禮論王國大夫食賓之禮別於主君之事云記異於  
君者案下文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故知自此已下皆記異於君法



是以此經大夫親戒速決君不親戒速此則異於君也以其下諸文皆異故云記異於君者也云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復自召之者以其戒具兩有皆親爲之故爲此解與鄉飲酒鄉射同故彼二文皆云戒賓既歸布筵設尊乃親速賓是也 賓止也 注主人三降賓不從 釋曰云主人三降者案上文鄭注皆者謂受醬受酒受幣皆自阼階降此鄭云主人三降即上三者不數主人降盥者案鄉飲酒所言降盥者皆爲洗爵故賓從降此降盥不爲洗爵故鄭不數之案聘禮致饗餼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注云止不降使之餘尊此賓不降者雖賓主敵以主人降堂不至地故賓止不降也 賓執至序端 注不敢食於尊處 釋曰此兩大夫敵故之西序端上公食大夫大夫降階下臣卑故也 受侑至亦然 注敵也 釋曰案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又案左氏傳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若然臣於君乃稽首平敵相於當頓首今言敵而稽首者以食禮相尊敬雖敵亦稽首與臣拜君同故也 其他至之禮 釋曰云其他謂豆數俎體陳設皆不異於陳

但禮異者謂親戒速君則不親迎賓公不出此大夫出大門公受醬酒幣不降此大夫則降也公食大夫大夫降食於階下此言西序端上公食卷加席公不辭此則辭之皆是異也 賓受于堂無擯 注與受君禮同 釋曰云與受君禮同者聘禮賓受致饗幣云堂中西北面注趨主君之命也堂中西中央之西此雖無僮受幣亦與之同也 記不宿戒 注食禮至一日 釋曰祭祀散齊七日爲戒致齊三日爲宿此則與祭祀異此不宿戒者謂不爲三日之戒又不爲一日之宿故鄭云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戒申戒爲宿謂前期一日者若然必知三日之戒一日之宿者大射前期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又少牢辟人君有前期一日之宿此雖人君禮以食禮輕故知有三日之戒一日之宿既無前日之事宜與鄉飲酒鄉射禮同當日爲之故皆不言日數故下注云食賓之朝宿興戒之賓則從戒而來不復召是也 不授几 注異於醴也 釋曰決禮賓時公親授几也 亨于門外東方 注必於至主陽 釋曰案上經甸人亨人之等亨人是士官不得言大夫之事言大夫之事者解亨在門外之禮也燕禮注云亨於門外臣所掌也言



臣亦是大夫事少牢廩饗饗饗皆在門外亦大夫事特牲云主婦視饗饗于西堂下者以其無廩人主之故在內若然鄉飲酒雖是大夫之事以其取袒陽氣之始故亦於門內 司宮至自末 注司宮至爲莞 釋曰云司宮太宰之屬掌宮廟者案燕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注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注雖不同其義一也但燕禮司宮云設尊故以小宰解之此司宮設几席故以太宰之屬解之案太宰之下有宮人掌宮中除汙穢之事即此司宮彼不言設几席者以天子具官別有司几筵又有小宰諸侯兼官故司宮兼司几筵及小宰也云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者此皆無正文案周禮考工記云車有六等之數云軫崇四尺謂之一等又云戈長六尺六寸既建而進之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于戈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自軫至矛皆以四尺爲差以是約之即知常是丈六尺尋是八尺也云萑細葦者以類言之其實全別是以詩云葭莩注云葭蘆

葭莩則葦一名蘆一名藪一名萑一名葦此萑又與莞席之莞不同彼

莞謂蒲也云有以識之者席無異物爲記但織之自有首尾可爲記識耳云必以長筵者以有左右饌者賓在戶牖之間南面上陳饌之時正饌在左庶羞在右陳饌雖不在席上皆陳於席前當席左右其間容人故謂長筵也 宰夫至東房 注筵本至右房 釋曰上云司宮具几筵具之在房宰夫敷之而已天子諸侯左右房以其言東房對西房若大夫士直有東房而已故直云在房也 賓之至面立 注賓車至節也 釋曰云賓車不入門廣也者曲禮云客車不入大門與此同覲禮云偏駕不入王門偏駕謂同姓金路之等乘墨車以朝墨車亦云不入大門與此亦同云凡賓即朝中道而往者內則云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故賓乘車中道云而後車還立于西方者案少儀云僕於君子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注云還車而立以俟其去是還立于西方鄉外云賓及位而止北面者案玉藻云賓立不當門彼亦謂聘使也云卿大夫之位當車前者案大行人云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衡又云大國之孤朝位當車前者則卿大夫立亦與孤同一節兼云大夫者小聘曰問使下大夫立與孤卿同當車前故連言也云



凡朝位賓主之間各以命數為遠近之節者案大行人云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玉車出迎所立處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若然如諸侯則依命數臣下其君二等則不得依命數矣而云依命數者依命數據君而言其臣依君命數而降之故鄭惣以命數言之也 劔芼至有滑 注藿豆至為芾 釋曰云滑董董之屬者案士虞記云劔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苴鄭注云苴董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苴此經云皆有滑不言所用之物故取士虞記解之云之屬者其中兼有葵也 替者盥從俎升 注俎其所有事 釋曰直言此者豆亦從下升不言從豆升者替者不佐祭豆直佐祭俎故云俎其所有事是以上經云三牲之肺不離替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若然黍稷亦替祭不從黍稷升者黍稷設之在後故也黍稷雖後升先祭者以其先食黍稷後食肉故也 簠有蓋幕 注稻粱至作幕 釋曰簠簋相將簠既有會明簠亦有會可知但黍稷先設故卻會於數南簠盛稻粱將食乃設故鄭云去會于房蓋以幕幕巾也至於陳設

亦去之經云有蓋幕者據出房未設而言 凡炙無醬 注已有鹹和 釋曰云尸者欲解儀禮一部之內牛羊豕炙皆無醬配之云已有鹹和者若今人食炙然 上大至夫純 注謂三至純也 釋曰經云上大 夫不辨命數則子男之卿再命其席亦同下大夫鄭言謂三命大夫者 欲見公侯伯之卿三命亦與子男下大夫同公之孤四命其席則異鄭 據三命而言云孤為賓則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者案周禮司几筵云 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云左彤凡與此記三命已下席 不同故知彼國賓謂筵孤也無正文故云則也 卿擯由下 注不升 堂也 釋曰此謂上擯擯詔賓主升降周還之事故云不升堂 上替 下大夫也 注上謂至為名 釋曰案上經云替者告具於公而替賓 食故云上替使下大夫為之 上大夫至可也 注於食至優賓 釋曰 案上經云上大夫庶羞二十豆此記人復記之者欲見上大夫食加飯 之時得兼食庶羞又食會飯及庶羞之時宰夫更設酒飲漿飲故鄭云 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所以食庶羞可也所以然者優尊故也 覲 禮第十 鄭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



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云  
唯此存爾覲禮於五禮屬賓大戴第十六小戴十七別錄第十 釋曰  
鄭云春見曰朝等大宗伯文云朝宗禮備覲遇禮省者案曲禮下云天  
子當展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  
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  
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  
序入王南面立於展寧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春秋時齊侯唁魯  
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據此彼而言是  
朝宗禮備覲遇禮省可知鄭又云是以享獻不見焉者享謂朝覲而行  
三享獻謂二享後行私覲私覲後即有私獻獻其珍異之物故聘禮記  
云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序  
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臣聘猶有私獻況諸侯朝覲有私獻可知是以  
周禮大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注云幣諸侯享幣玉獻獻國  
珍異亦執玉以致之大朝覲會同既有私獻則四時常朝有私獻可知  
案下文有享亦當有獻而云享獻不見者案國禮大行人云上公冕服

九章介九人賓王之間九十步廟中將幣三享侯伯子男亦云鄭云朝  
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彼據春夏朝宗而言不見秋冬者以  
四時相對朝宗禮備故見之覲遇禮省故略而不言此下文見享者不  
對春夏故言之鄭云是以享獻不見者據周禮大行人而說也必知鄭  
據大行人者以其引周禮四時朝見即云是以享獻不見明鄭據周禮  
大行人而言也有人解享字上讀以獻不見爲義者苟就此文有享無  
獻不辭之甚也 覲禮至再拜 注郊謂至旌門 釋曰自此盡乃出  
論侯氏至近郊天子使使者勞侯氏之事云郊謂近郊者案聘禮云至  
於近郊君使卿勞故知此郊者亦近郊也知近郊去王城五十里者成  
周與王城相去五十里而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鄭云今河南洛陽  
相去則然是近郊五十里也引小行人職者約近郊勞是大行人以其  
尊者宜逸小行人既勞于畿明近郊使大行人也案大行人上公三勞  
侯伯再勞子男一勞此雖不辨勞數案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  
于畿不辨尊卑則五等同有畿勞其子男唯有此一勞而已侯伯又加  
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則此云近郊據上公而言若然聘禮使臣聘



而云近郊勞者臣禮異於君禮君禮宜先遠臣禮宜先近故也若然書傳略說云天子之子十八曰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孝經注亦云天子使世子郊迎者皆異代法非周禮也案玉人職云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注云夫人謂王后勞諸侯皆九勞大夫皆五此文不見者以其聘禮於聘客王國夫人尚有勞以二竹筮方明后亦有略言王勞不言后文不具也云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者司服云眡朝則皮弁故知在朝服皮弁至入廟乃禕冕也云辟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者此對諸侯玉卑故聘禮云束帛加璧是諸侯臣所執小行人合六幣云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諸侯所執以致享皆有束帛配之諸侯玉卑故也此乃行勞所以享禮況之耳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者言諸侯則凡之摠稱言侯氏則指一身不凡之也而所勞之處或非一國舍處不同故不摠言諸侯而云侯氏也云郊舍狹寡為帷宮以受勞者周禮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郊關之所各自有舍或來者多館舍狹寡故不在館舍以帷為宮以受勞禮也云掌舍職曰為帷

**設旌門者**謂為帷宮則設旌旗以表四門彼天子所舍平地之事引之者證諸侯行亦有帷宮設旌為門之事也案聘禮使卿勞賓受於門內司儀諸侯之臣相為國客亦是受勞於館不為帷宮者彼臣禮卿行旅從徒眾少故在館此諸侯禮君行師從徒眾多故於帷宮襄二十八年左氏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注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又外僕言曰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彼亦是諸侯相朝當為壇以帷為宮受勞之事也 使者至受玉 注不答至聽之 釋曰云外者外壇者以帷宮無堂可外故知外者外壇也云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者知面位如此者並約下文就館賜侯氏車服而知也 使者至乃出 注左還至重禮 釋曰直云使者左還不云拜送玉者凡奉命使皆不拜送若卿歸饗餼不拜送幣亦斯類也若身自致者乃拜送下文僎使者及聘禮私覲私面皆拜送幣是也云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者以其東面致命而左還明左還者南面也未降而南面示將去故也云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已侯之



者經云而立即云侯氏還辟故知立者見侯氏將有還玉之事於已故  
侯之不降云還玉重禮者案聘義圭璋還之辟琮加束帛報之所以輕  
財重禮彼以辟琮不還則為輕財者以其辟琮加束帛故為輕財不還  
此以天子之辟不加束帛尊之與圭璋同故亦還之為重禮也 侯氏  
至荅拜 注侯氏至席也 釋曰自此盡遂從之論侯氏僎使者遂從  
入朝之事云侯氏先升賓禮統焉者行賓禮是賓客之禮是以賓在館  
為主人主人先升使者為賓賓後升故云禮統焉謂賓統有此堂也云  
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者案太宰云贊玉几注云立而設几優尊也此  
使者亦不坐而設几故云所以優厚也聘禮卿勞受僎不設几者諸侯  
之卿卑故不與此同也云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者經不云上介出  
止使者鄭云上介出止使者案至館皆不敢當皆使上介出請事又見  
此經云使者乃入始云侯氏與之讓升是侯氏不出故知使上介止使  
者也云則已布席者以其素不云布席而云設几几不可設於地明有  
席席之所設唯在此時案聘禮受聘云几筵既設是几筵相將故云上  
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 侯氏至送幣 注僎使至其階 釋曰云

僎使者所以致尊敬也者案聘禮使卿用束帛勞賓賓不還束帛僎  
卿以束錦此使者以玉勞侯氏侯氏還玉仍亦僎使者是致尊敬天子  
之使故也知拜各於其階者此賓與使行敵禮若鄉飲酒鄉射賓主拜  
各於其階也 使者至從之 注駢馬至至朝 釋曰知左驂設在西  
者陳四馬與人以西為上案聘禮禮賓時賓執左馬以出此亦以左驂  
出故知左驂設在西也又知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  
者于外者亦案聘禮禮賓執左馬以出記云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  
出賓之士訝受之此侯氏在館如主人明主馬亦侯氏之士以出授使  
者從者可知云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者亦如聘禮云下大夫勞賓  
使者遂以賓入至於朝其義同故知義然也 天子賜舍 注以其至  
作錫 釋曰自此盡乘馬論賜侯氏舍館侯氏僎使之事云賜舍猶致  
館者猶聘禮賓至於朝君使卿致館此不言致館言賜舍者天子尊極  
故言賜舍也云所使者司空與者聘禮使卿致館此亦宜使卿知是司  
空非卿者周禮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卿無致館之事司空主營城郭宮  
室館亦宮室之事故知所使者司空也但司空亡無正文故云與以疑



之知小行人爲承擯者案聘禮致館賓主人各擯介故知此亦陳擯介必知使小行人爲承擯者案小行人云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是其義也 曰伯至父舍 注此使者致館辭 釋曰此及下經皆云伯父者案下文謂同姓大國舉同姓大國則同姓小國及異姓之國禮不殊也 擯之束帛乘馬 注王使至於內 釋曰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擯之者尊王使也者決聘禮卿無禮致館賓無束帛擯卿此王使亦無禮致館其賓猶擯使者用束帛乘馬故云尊王使也云侯氏受館於外者案聘禮大夫帥至館卿致館而云賓迎再拜卿退賓送再拜則聘禮致館不在外此不見大夫帥至館即云天子賜舍是侯氏受舍于外可知與聘禮異也知既則擯使者於內者以其既受館則爲已所有明擯使者在內可知也 天子至初事 注大夫至作率 釋曰自此盡再拜稽首論天子使大夫戒侯氏期日使行覲禮之事知大夫是卿爲訝者以其周禮秋官掌訝職云諸侯有卿訝故知大夫即卿爲訝者云其爲告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者以其四時朝覲自是尋常故使恒循故事之常也 諸侯至北上 注言諸至同姓 釋曰此一經論

前朝一日諸侯各遣上介受次於朝之事云言諸侯者明來朝者擯者上注云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於此言諸侯凡之者以其諸國同時遣上介故言來朝者衆矣若其行禮自有前後故鄭云顧其入覲不得並耳云受舍於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者以其春夏受誓於朝無迎法受享於廟有迎禮秋冬受誓受享皆在廟並無迎法是以大門外無位既受覲於廟故在大門外受次知在文王廟門外者案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拊以侯則諸侯待朝聘之賓皆在大祖之廟以其諸侯者無二祧遷主所藏皆在始祖之廟故以始祖爲祧案天子待覲遇亦當在祧祭法云天子七廟有二祧又案周禮守祧職云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遷主所藏曰祧穆之遷主藏於文王廟昭之遷主藏於武王廟今不在武王廟而在文王廟者父尊而子卑故知在文王廟也若然先公木主藏於后稷廟受覲遇不在后稷廟者后稷生非王故不宜在焉云言舍者尊舍也者此賓以帷爲次非屋舍尊天子之次故以屋舍言之是尊舍也若天子春夏受享諸侯相朝聘迎賓客者皆有外次即聘禮記宗人授次是也有外次於大門外者則無廟門外之



內次天子覲遇在廟者有廟門外之內次無大門外之外次此文是也  
云天子使掌次爲之者案周禮掌次云掌王次舍之法以待張事故知  
使掌次爲之諸侯兼官無掌次使館人爲之故聘禮云館人布幕于寢  
門外鄭注云館人掌次舍帷幕者是也云諸侯上介先朝受焉者知使  
上介者案下文諸侯覲於天子爲官方三百步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  
于宮明知此亦使上介也云其來之心猶若朝也者案周禮大宗伯云  
春曰朝秋曰覲鄭注云朝之言朝也欲其來之早覲之言勤欲其勤王  
事各舉一邊而言其實早來勤王通有也故鄭云其來之心猶若朝故  
變覲言朝也云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者案此經同姓西面異  
姓東面案下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彼此皆  
是覲禮彼諸侯皆北面不辨同姓異姓與此不同者此謂廟門外爲位  
時彼謂入見天子時故鄭注云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入謂北面見  
天子時引春秋者案隱十一年經書滕侯薛侯來朝左傳曰爭長薛侯  
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  
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窟有

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  
辱貶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也若然彼服注云爭  
長先登授玉此位在門外引之者以其在先即先登外內同故引以爲  
證 侯氏至于祿 注將覲至爲統 釋曰此經明諸侯之在館內將  
覲於王先釋幣告於行主之禮知將覲質明時者案聘禮賓厥明釋  
幣于祿故知此亦質明時也云裨之言裨者讀從詩政事一裨益我取  
裨陪之義云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者天子吉服有九而言六  
服者據六冕而言以大裘爲上無裨義衮冕以下皆爲裨故云其餘爲  
裨云以事尊卑服之者即司服所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祀先王則衮冕以下至羣小祀則玄冕舉天子而言故云以  
事尊卑服之云而諸侯亦服焉者亦據司服而言諸侯唯不得有大裘  
上公則衮冕以下故鄭云此差司服所掌也云上公衮無升龍者案白  
虎通引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  
龍以此言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  
而已言然彼升龍文承大旗之下知不施於旌旗而據衣服者案司常



云交龍爲旂又云諸侯建旂注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則旌旗升降俱有而白虎通云諸侯降龍者據衣服而言案玉藻諸侯玄冕以祭不得服衮冕以下是以鄭注司服云諸侯自於其家則降若然諸侯自家祭降魯與二王之後皆不得用衮冕鷩冕毳冕則此及孤卿大夫絺冕玄冕者是入君廟及入天子之廟故服也今云諸侯告禰用裨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禰謂若曾子問云諸侯裨冕以朝鄭注云爲將廟受亦斯之類也云禰謂行主遷主矣者案禮記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彼雖據天子其諸侯行亦然以其皆有遷廟木主若然大夫無木主聘禮賓釋幣于祔者大夫雖無木主以幣帛其神亦爲行主也而云祔親之者以其在外唯有遷主可言故不言遷主而云祔也云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祔之禮者案聘禮將行釋幣于祔此祔無又故約與之同乃受命即出行故云將受命釋幣于祔皆是告將行無祭祀知祔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祔西階之東者此無正文案聘禮祝告祝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筭埋于西階東此亦與彼同

云祔者諸侯遷主藏於始祖之廟諸侯既以始祖之廟爲祔遷主歸還入祔廟故知此幣埋於祔西階之東也 乘墨至有纛 注墨車至爲

纛 釋曰自此盡乃出論諸侯發館至天子廟門之外以次行觀禮之事云墨車大夫制也者案周禮巾車職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故知墨車大夫制也必言墨車大夫制者封玉路金路象路之等天子諸侯之制也云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者巾車云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並得與天子同據在本國所乘下記云偏駕不入王門偏駕金路象路等是也既不入王門舍於客館乘此墨車以朝也云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者司常識文也云弧所以張繆之弓也者爾雅說旌旗正幅爲繆故以此弧弓張繆之兩幅故云張繆之弓也云弓衣曰韠者案月令云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韠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言帶以弓韠韠是弓衣可知云瑞玉謂公桓圭之等皆大宗伯典瑞職文云纛所以藉玉至爲六色其義疏已見於聘禮記 天子至右几 注依如至黼純 釋曰云依心今涕素屏風也者案爾雅牖戶之間謂之扆以屏風爲斧文置



於依池孔安國顧命傳云展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是也言緋素者  
 緋赤也素白也漢時屏風以緋素為之象古者白黑斧文故鄭以漢法  
 為況云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者案周禮續人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  
 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此白黑斧以比  
 方繡次為之故云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云斧謂之黼者據繡次言之  
 白與黑謂之黼即為此黼字也據文體形質言之刃白而盃黑則為此  
 斧字故二字不同也云几玉几也者案周禮司几筵云左右玉几故之  
 此几是玉几也注左右有几優至尊也亦與此同又案大宰云贊玉几  
 鄭注云玉几王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者但几唯須其一又几坐時所  
 以馮依今左右及立而設之皆是優至尊也兩注相兼乃具云其席莞  
 席以下亦司几筵文案彼云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  
 依依前南鄉設莞席紛純等鄭注云紛純者紛如綬有文而狹縹席者  
 削蒲弱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純者謂畫雲氣次席者桃枝席  
 有次列成文此次席即顧命所謂篋席也篋謂竹青據竹而言次謂次  
 列據文體而說是以顧命云牖間南嚮敷重篋席孔傳云桃枝竹義與

鄭同

天子衮冕負斧依

注衮衣至侯見

釋曰云負斧依者負謂

昔之南面也云衮衣者禪之上也者但禪衣者自衮冕至玄冕五者皆  
 禪衣故云禪之上也上文云禪衣者惣五等諸侯指其衣有三等不得  
 定其衣號故言惣禪衣此據天子一身故指其衣體言衮冕云績之繡  
 之為九章者衣績而裳繡衣在上為陽陽主輕浮故對方為績次裳在  
 下為陰陰主沈深故刺之為繡次是以尚書衣言作績裳言紘繡為九  
 章者鄭注司服云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繇尊其神明也九章  
 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繇皆畫以為績  
 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緋以為繡則衮之衣五  
 章裳四章凡九也云南鄉而立者此文及司几筵雖不云立案下曲禮  
 云天子當宁而立又云當展而立於廟皆云立故知此南面而立  
 以侯諸侯之見也 畷夫至天子 注畷夫至夫馳 釋曰云畷夫蓋  
 司空之屬也者無正文知司空屬者案五官之內無畷夫之名故知是  
 司空之屬但司空職云故言蓋以疑之云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  
 上上嘗以告於天子者案周禮司儀職兩諸侯相朝皆為交擯則此諸



侯見天子交擯可知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擯從北鄉南門西陳介從南鄉北各自為上下此經先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則命先從侯氏出下文天子得命呼之而入命又從天子下至侯氏即令入故下注云君乃許入若然此覲遇之禮略唯有此一辭而已無三辭之事司儀云交擯三辭者據諸侯自相見於大門外法其天子春夏受享於廟見於大門外亦可交擯三辭矣云天子見公擯有五人以下並大行人文云皆宗伯為上擯者案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為上相鄭注云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為承擯故小行人職云將幣為承而擯此文嗇夫為末擯若子男三擯此則足矣若侯伯四擯別增一士若上公五擯更別增二士若時會殷同則肆師為承擯故肆師職云大朝覲佐擯鄭注云為承擯是其義也引春秋傳者案左氏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叔孫昭子救日食引夏書云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鄭引者欲見嗇夫是卑官得為末擯之意也天子至受之注言非至作賀釋曰此經直云伯父其入不云迎之禮記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故無迎

法若然案夏官齊僕云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者覲遇雖無迎法至於饗即與春夏同故連言之侯氏至稽首注入門至不授釋曰云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者案士昏禮云壻執鴈升奠鴈又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主人出門壻入門奠摯再拜出鄭注云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又士相見凡臣見於君奠摯再拜與此奠摯者皆卑者不敢授而奠之擯者謁注謁猶至其外釋曰云其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外者此又不見謁告之辭鄭注云上擯告以天子前辭者謂擯者謁以上辭云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是擯者於門外傳王辭告之使入此擯者謁告還用他辭所改易者唯改入字為外故云伯父其外也以其喚使外堂親受之也侯氏至乃出注擯者至進也釋曰云侯氏坐取圭則遂左降者以經侯氏得擯者之告坐取圭即言外致命無出門之文明知遂向門左從左堂塗外自西階致命也云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者以其賓外堂擯者不升若特牲少牢祝延尸使外尸外祝從外與此文同皆是從後詔禮之事



儀禮疏卷第二十七

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四享至所有

注四當至致之

釋曰自此盡事畢論侯氏行覲禮訖

相隨即行三享之事云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者知四當爲三者諸文唯謂三享無四享之事所以誤作四者由古書作三四之字或皆積畫者堯典云帝曰咨三岳臯陶云外薄三海泰誓序云作泰誓三篇是古書三四皆積畫也云此篇又多四字者下有四傳攬又云路下四亞之又云束帛四馬四門四尺四字既多積畫四又似三由此故誤爲四字也引八行人者欲證三享爲正文云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者案聘禮小聘曰問不享大聘雖有享不言數明一享而已案大行人五等諸侯皆同三享若然三與一及不享是其禮之差是無取於四之義故從三爲正云初享或用馬或虛豹之皮者案下經先陳馬聘禮特言皮故知初享以此二者爲先言或者聘禮記云皮馬相間可也又聘禮經夕幣時皮則左首展幣時更云馬則幕南北面此下經亦用馬案郊祀特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是其



或引馬或用虎豹之皮爲初享也云其次享三牲魚腊邊豆之實以下皆禮器文是以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東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彼諸侯國王爲禘祭而致之與此因覲致之同以其因覲即助祭因祭即致享物若不當三年禘祭即特致三享也云皆以璧帛致之者案聘禮束帛加璧享君束錦加琮享夫人小行人亦云璧以帛琮以錦是五等諸侯享天子與后此云璧帛致之者據享天了而言若享后即用琮錦但三享在庭分爲二段一度致之據三享而言非謂三度致之爲皆也凡享者貢國所有或因朝而貢或歲之常貢歲之常貢則小行人云春入貢及大宰九貢是也因朝而貢者則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之等是也皆有璧帛以致之案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注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之皮用圭璋者二王

欲

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若如此言鄭知五等享玉各如其瑞者見玉人職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言九寸據上公琮以享后不言者文不具公依命數與瑞等則侯伯子男之享玉亦如其瑞可知又知五等自相享各降其瑞一等者又見玉人職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鄭云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兼言聘者見聘使亦下君之瑞一寸與君同直言琮享夫人不言琮以享君亦文不具若然侯伯子男自相享各降其瑞一寸可知圭璋據二王後享天子與后者五等諸侯既用璧琮二王後尊明用圭以享天子用璋以享后可知又知二王後自相享亦用璧琮者以五等諸侯降於天子明二王後退用璧琮可知子男自相享用琥璜者以其子男瑞用璧享天子可與瑞同自相享不得與瑞等降用琥璜可知若然子男之臣自相聘亦享用琥璜不得踰君故也又知五等之臣聘享之玉皆降其君一寸者又見玉人云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八寸據上公之臣則侯伯子男臣各降



其尹一寸可知案孝經緯援神契云二王後稱公大國稱侯則二王之  
 後為公而則前謂公者案典命云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皆以九為節鄭注云上公者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二伯  
 二王之後亦為上公若然與命云王之三公八命有功加一命為二伯  
 則周公召公是也本國猶稱侯則魯侯尊伯是也 奉束至稽首 注  
 車讀至敬也 釋曰云中庭西上者案昏禮云參分庭一在南又聘禮  
 云庭實皮則攝之注云參分庭一在南又米官設于中庭鄭注云言當  
 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則此云中庭亦是南北之中不參分庭一在南者  
 以其三享同陳須入庭深設之故也云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  
 者以音字既同而讀從之卓王孫是司馬相如之妻文君之父也於十  
 馬之內以素的一馬以為上故訓卓為的也云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  
 產也者謂若晉有鄭之小駟復有屈產之類是也云馬必十匹者不敢  
 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者此為庭實器用十匹案康王之誥二伯齊諸  
 侯而入皆布乘黃朱而陳四匹者彼據二王之後以國所有享新王享  
 物陳於庭用圭以馬致享馬不得上堂亦陳於庭直以圭升堂致命乘

馬若乘皮故以四為禮非所享之物故用四馬與此異也 擯者至受  
 之 注亦言至受之 釋曰云亦言王欲親受之者亦上親受之也

侯氏至隨之 注王不至益臣 釋曰云授宰幣王既撫玉不受幣幣  
 即束帛加璧并玉言幣故小行人合六幣皮馬與玉皆為幣此單言宰  
 即大宰大宰主幣故周禮大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王几王  
 爵注云助王受此四者是也云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者案聘義  
 圭璋還之為重禮璧琮不還為輕財是以圭璋親受璧琮初即不受為  
 輕財故也云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也者謂侯氏牽馬而出馬  
 隨侯氏之後出授王人於外也云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者春夏  
 受贄于朝雖無迎法王猶在朝至受享又迎之而稱賓主至覲禮受享  
 皆無迎法不下堂而見諸侯已是王尊為君禮臣卑為臣禮王猶親受  
 其王今至于三享貢國所有行供奉之節故使自執其馬王不使人受  
 之於庭者是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故也聘禮享用皮及賓餼觀  
 馬皆使人受之者見他國之君不臣人之臣故與此異也若然聘禮  
 君尚不幣問卿大夫此諸侯覲天子享天子訖亦當有幣問公卿大夫



是以憲七年左氏傳云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而凡伯不賓服注凡  
 戎以朝禮及公卿大夫發陳其幣凡伯以諸侯為王卿士不修賓主之  
 禮敬報於戎是以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立以歸是諸侯  
 朝天子亦有聘及公卿大夫之事也 乃右至聽事 注右肉至無咎  
 釋曰自此盡降出論侯氏受刑王免之降出之事刑袒於右者若是用  
 事之便又是陰陰主刑以不能用事故刑袒於右也云凡以禮事者左  
 袒左袒者無問吉凶禮皆袒左知者士喪禮云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  
 面之右檀弓云延陵季子葬其子於贏博之間葬訖左袒故云凡以該  
 之引易曰折其右肱無咎者案易豐三卦九三云折其右肱無咎凡卦  
 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故鄭隨其義而  
 注云三艮文艮為手互體為巽巽又為進退手而便於進退右肱也猶  
 大臣用事于君君能誅之故無咎引之者證刑理宜於右之義云告聽  
 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事也者加得字解之當云告王以國所用  
 為罪得非罪之事也正是罪之一辭解擬受刑之意又解云告王以已  
 無罪引下文伯父無事解之不辭之甚也 侯氏至降出 注王辭至

者

勞也

釋曰云當出隱於屏外不見天子為隱向者

右袒今王辭以無事故宜襲也云天子外屏者據此文出門乃云屏南

即是外屏云天子外屏取禮緯之文故禮緯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

夫以簾士以帷是也 天子至再拜 注賜車至外也 釋曰自此盡

亦如之論王使人賜侯氏車服之事云同姓金路異姓象路案周禮巾

車掌五路自玉路至木路玉路以祀尊之不賜諸侯金路云同姓以封

象路云異姓以封革路云以封四衛木路云以封蕃國鄭云同姓謂王

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賜魯侯鄭伯服則

衮冕得乘金路以下與上公同則大公與杞宋雖異姓服衮冕乘金路

矣異姓謂舅甥之國與王有親者得乘象路異姓侯伯同姓子男皆乘

象路以下四衛謂要服以內庶姓與王無親者自侯伯子男皆乘革路

以下蕃國據外為摠名皆乘木路而已鄭直言金路象路者略之也云

服則衮也鷩也毳也據司服而言案司服上陳王之吉服有九下云公

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

而下如侯伯之服也 路先至車南 注路謂至十兩 釋曰云凡君



乘車曰路者鄭注周禮云路大也君之居以大爲名是以云路寢路門之等引春秋者閔二年左氏傳云狄人伐衛又云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立戴公以廬於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鷄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鄭引之證重賜無數在車南也 諸公至是右 注言諸至氏也 釋曰云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者以其言諸非一之義以諸侯來覲者衆各停一館故命諸公分往賜之云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者案襄公二十一年左氏傳晉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羊舌虎囚伯華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祁奚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鮒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而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鄭引此者證大史是右是佐公而在公右之義也云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者內史卑明始時隨公後升訖公東面大史乃居其右故云是右謂

成

於是乃居公右而並東面知並立者以其在公右宣王命故也 升

拜 注大史至之類 釋曰引春秋者僖九年經夏公會宰周公齊侯

宋子衛侯之等于葵丘傳云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于文武

使孔賜伯舅昨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

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

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鄭引之者證此大

史述王辭侯氏下拜亦如此故鄭云此辭之類也但彼以齊侯年老故

未降已辭此下拜禮也故降拜乃辭之彼齊侯不升成拜者亦以年老

故也 使者至如之 注既云至遂言 釋曰云既云拜送乃言僨使

者以勞有成禮略而遂言者經云侯氏送再拜者事勢宜終故連言之

其實僨使者在拜送前必以之僨後略言者以僨有成禮可依故後略

言案上篇以來每有僨禮皆是成篇之法是成禮也 同姓至叔舅

注據此至而言 釋曰案周禮冢宰職云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

國法云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者彼經或邦國連言或單言

國則邦國連言據諸侯單言國據王以邦在國上故云大曰邦小曰國



唯王建国是邦之所居亦曰國彼對文則例散文則通故此大國言國小國言邦也鄭云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者鄭欲解稱伯父叔父不要同姓為定之意云據此云伯父者即上文云伯父此文即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是以云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若也據文則不要同姓與大國案下曲禮東西二伯不問同姓異姓皆稱伯父州牧而稱叔父鄭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亦以此為尊是此又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者唯據此禮而云伯父而言不據他文故鄭此注決為不定之意 饗禮乃歸 注禮謂至一燕 釋曰云禮謂食燕也者案聘禮及諸文言饗皆單云饗無云禮鄭所引掌客五等饗食燕三者具有今饗下有禮故以禮為食燕也云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鄭言此者欲解經變食燕而言之禮見王有故不親食燕則以禮幣致之故言之禮云略言饗禮互文者直言饗見王無故親饗之若王有故亦以侑幣之禮致之食燕公之禮見王有故以幣之禮致之亦宜有王無故親食燕故云互文也引掌客者見五等諸侯饗食燕皆具有證經之禮是食燕之義也以此文為互則饗食燕皆有酬幣侑幣是以

掌客職三饗三食三燕云云即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鄭注云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彼是諸侯自相待法此鄭引之證經天子待諸侯法則天子待諸侯三者皆有幣可知案掌客云王巡守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則天子使公卿大夫存規省至諸侯之國諸侯與之饗食燕皆有幣與諸侯同可知也若大國之孤聘於天子及鄰國其饗食燕有侑幣酬幣亦與子男同故大行人云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又云其他皆眡小國之君鄭注云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者將幣裸酢饗食之數故知饗食燕亦有幣也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備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饗食之有幣可知又云燕與俶獻無常數又不言致燕以幣則無致燕之禮親燕亦無酬幣鹿鳴序云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則飲食據饗食有幣若然發首云燕羣臣嘉賓者文王於羣臣嘉賓恩厚燕之無數故先言其實無幣也若然天子燕已臣及四方卿大夫諸侯燕已臣及四方卿大夫皆無酬幣也 諸侯王其上 注四時至



侯也 釋曰自此盡四傳擯論會同王爲壇見諸侯之事云四時朝覲  
受之於廟者案曲禮下經言之春夏朝宗在朝不在廟而言四時朝覲  
皆在廟者朝宗雖在朝受享則在廟故并言之云此謂時會於同也者  
以司儀職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與此爲一事則合者合諸侯也  
故知此爲壇見諸侯謂時會於同時也案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於見曰  
同鄭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  
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是也於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  
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於見四方四方四時分來終歲  
則遍若如此注則時會於同亦有朝覲在廟而獨云四時朝覲在廟者  
以其周禮大行人諸侯依服數來朝時會無常期假令當方諸侯有不  
順服則順服者皆來朝王其中則有當朝之歲者復有不當朝之歲者  
若當朝之歲者自於廟朝覲若不當朝之歲者當在壇朝若十二年不  
不巡守則朝亦云既朝乃於壇者六服之內若以當歲者即在廟則  
依服數十二歲合有依服年年朝者在廟朝覲其五服自甸男采衛要

五服若以十二歲王巡守摠合朝服不得獨在廟在壇朝故鄭會同皆  
言既朝覲乃爲壇於國外也朝事儀未定壇朝而先言帥諸侯拜日亦  
謂帥已朝者諸侯而言也云爲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云云者  
經直言爲壇鄭知逐四方爲之者案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  
鄭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爲壇于國外以命事天子春帥諸侯拜  
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上  
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月與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既拜  
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鄭引此文下及朝事儀而言故知爲壇  
皆依方爲之但四方之壇並宜在四郊之內以其拜日之等於近郊退  
來就壇明壇在近郊之內但去城不知遠近或四方皆依成數東方八  
里南方七里西方九里北方六里四方此其定分案職方王會同或出  
畿在諸侯之國故職方氏令諸侯供待之事則無常數云八尺曰尋者  
依考工記云及長尋有四尺從軫差之知尋長八尺云三重者自下差  
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等中等每面十二尺  
者此以下基九十六尺上下三等每等兩相各丈一尺共二丈四尺三



等摠七丈二尺通堂上二丈四合九丈六尺也云云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者謂合木爲上下四方故名方此則神明之象故名明此樂解得名云明神之義也云所謂明神也者所謂秋官司盟之職云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是也云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案春秋襄十一年經書公會晉侯宋公之等伐鄭鄭人懼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蓋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辨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明神歿之注云二司天神司盟司慎不敬者盟司察明者是爲天之司盟也云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者以其宗廟木主亦上下四方爲之故云猶宗廟之有主無正文約同之故云乎以疑之雖同四方爲之但宗廟王止一神而已此下文以六色爲六神用六玉禮之有此別但取四方同而已云王巡狩至於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者案下文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者是王巡守在方岳亦爲此宮可知是以司儀注云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爲宮亦如此與以其與宮同也

案司儀云王合諸侯令爲宮據時會而言其巡守據王就方岳殷國此王有故不行諸侯同來此二者其壇文約與時會同故云與以疑是也鄭注大宗伯云殷同王亦爲壇於國外亦時會有文者也引司儀者彼此同是一事但文有詳略此文言者取司儀以足之云南鄉見諸侯也者王在堂上立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奠王拜皆外堂授王乃降也 方明至方圭 注六色至著之 釋曰云上宜以蒼璧下方以黃琮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據彼文上宜用蒼璧下宜用黃琮今於四方還依宗伯唯上不用璧下不用琮故鄭云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案宗伯注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帝在北極者也地以夏至謂神在崐崙者也鄭云非天地之貴其天地之貴即昊天是也既非天地之貴即日月之神故下云祭天燔柴祭地瘞鄭注謂日月也若然日月用圭璧者典瑞云圭璧以祀日月故用圭璧方用圭璋之等案大宗伯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大芒食焉餘三方皆據天帝人帝人神則此亦非彼神也以其下文



月四瀆山川丘陵之神迎拜以為明神故知非天帝人帝之等是  
 盟云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盟神  
 云有疑不協也明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於  
 上所以依之也是鄭解方明之神明日月山川之等非天帝也若然  
 上禮神還用圭璋琥璜非天神還用禮王者尊此明神而與天神同  
 用之也云刻其木而著之者雖無正文以意言之以其非置於坐以  
 神於上下猶南北為順刻木於四方亦順不刻木安於中則不可故  
 義然也 上介至而立 注置於至作上 釋曰云上介皆奉其君  
 旂置於宮尚左者此雖不言前期鄭云豫為其君見王之位也則亦  
 前期一日可也公侯就旂據臨朝之時也此旂鄭雖不解鄭注夏官中  
 夏辨號名此表朝位之旂與銘旌及在軍徽幟同皆以尺易刃小而為  
 之也云中階之前已下皆朝事儀明堂位文以朝事儀論會同之事明  
 堂位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不在宗廟皆與此同故鄭依之也言上者皆  
 以近王為上云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  
 東方者以其侯伯別階相對子男雖隔門亦相對皆以東為上故云侯

先伯子先男也云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者案下注云  
 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則此云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者是二伯  
 初帥之各依左右若康王之誥云大保帥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帥  
 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北面北雖無應門亦二伯帥諸侯初入宮門或  
 左或右亦皆北面立定乃始各就其旂而立王乃降南面見之而揖必  
 知王有降揖之事者燕禮大射公降揖羣臣使定位故知王亦然又知  
 王士揖庶姓之等者此是司儀職王在壇揖諸侯之事彼與此同鄭彼  
 注云上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以推手曰  
 揖引手曰擡故為此解也若然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今王降者  
 以在壇會同相見與覲異故也以其覲禮廟門設擯此則堂壝門設擯  
 是以雖繼覲禮之下覲禮無降揖法此與諸侯對面相見故有降揖之  
 事 四傳擯 注王既至作傳 釋曰知莫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  
 侯伯於下等子男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外堂致命玉受玉撫玉降拜於  
 下等者三等拜禮皆司儀職文擯者延之外堂以下約上覲禮之法云  
 王受玉謂朝時撫玉謂享時是以司儀三等之下云其將幣亦如之鄭



云將幣亨也又云及請事勞皆如覲禮者諸事謂上文侯氏奠圭擯者請侯氏王欲親受之勞謂侯氏受刑後王勞之故云皆如覲禮云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者以其面位同故各自設擯云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者以其雖隔門相去近又同北面東上故共一位設擯故有四傳擯云至庭乃設擯者對上覲禮門外設擯案此上經諸侯各就其旂而立乃云四傳擯則在諸侯之比故知至庭乃設擯云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者約顧命而知之天子至方明注此謂至祝號釋曰自此盡西門外論將見諸侯先禮日月山川之事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者案下文於南門北門西門之外禮日月四瀆會同以夏秋冬此云拜日於東門之外故知會同以春者也云馬八尺以上為龍者是周禮庖人職文案彼云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五尺以上為駒云大旂大常也者案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交龍為旂則旂與常別此既象日月則是大常而云大旂者九旂各有定稱亦有通名故相二年臧哀伯云三辰旂旗服氏注云九旂之摠名故大常亦謂之大旂是以諸侯建交龍為旂亦謂之常大行人云五等諸

侯亦曰建常九旂亦是通稱也云王建大常繆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外龍降龍知義然者以其先言日月後言龍故知繆首畫日月依爾雅說旂旗云正幅為繆長尋曰辰謂旂旗身也其下屬旒乃畫日月交龍案左傳云三辰旂旗服注云三辰謂日月星孔君尚書傳亦云畫日月星於衣服旂旗鄭注司服亦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若然大常當有星所以司常及此直云日月不云星者既言三辰則日月星俱有周禮司常不言星者司常九旂皆以二字為名故略不言星是以此文亦略不言星案文大常之上又有交龍則諸侯交龍為旂無日月王之常非直有日月兼有交龍司常不言交龍亦是於文略引朝事儀以下至朝諸侯此亦同法故引之證此拜日於東門之事云天子冕而執鎮圭者案玉藻天子玄冕拜日於東門之外則知此亦玄冕也摺大圭者則周禮玉人職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是也云乘大路者則周禮玉路也以周之玉路因殷之大路飾之以玉故猶以大路為名云樊纓十有二就者案巾車鄭注云樊馬大帶纓馬鞅就成也以五采罽飾之一帀為一成樊與纓各飾為



十二布十二就也云貳車十有二乘者案周禮大行人云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而天子十二以爲節故十二乘貳車者飾皆與正路同當亦飾之以玉使人乘之少儀云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是也云帥諸侯朝日於東郊者朝日即拜日一也以其朝必有拜云所以教尊尊也者天子至尊猶往朝日是教天下尊敬其所尊者故云教尊尊也云退而朝諸侯者朝日於東郊退就壇使諸侯朝已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者言一者諸侯朝事儀與此觀禮其朝事儀朝日退乃始朝諸侯此觀禮加方明於壇上公侯伯子男就其旂而立王乃四傳擯見之是已祀方明乃始見諸侯二者同故云由此二者言之若然朝事儀直有朝日禮畢退見諸侯此觀禮祀方明禮畢乃朝諸侯不同者以其邦國有疑則有盟事朝日既畢乃祀方明於壇祀方明禮畢退去方明於下天子乃升壇與諸侯相見朝禮既畢乃更加方明於壇與諸侯行盟誓之禮若邦國無疑王帥諸侯朝日而已無祀方明之事是以朝事儀直云朝日教尊尊而朝諸侯不言祀方明之事鄭云已祀方明者據此觀禮上下有盟誓而言此天子乘龍及

下文禮日之等若有盟誓文當在官方三百步之上今退文在下者欲見盟誓非常尋常無盟誓之事直朝日而已故也云凡會同者不協而盟者左氏傳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引此者解此經反祀方明之意反祀方明者爲不協而盟故也故引司盟證之云既盟則藏之者盟誓既訖寫此盟辭頒之於六官司盟之官覆寫一通自藏擬後覆驗云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鄭言此者司盟云詔明神不言方明此文直言方明不言明神鄭欲合爲一事故云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形象可告以其方明有四方四色是其象無正文以義約爲一事故言乎以疑之云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者對前祀方明加於壇上祀訖退而乃朝諸侯訖又加於壇上以載辭告之云詔祝掌其祝號者案春官詛祝職云掌盟詛類造攻說禴禘之祝號注云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主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又云作盟詛之載辭以叙邦國之信是也禮日至門外注此謂至信也釋曰知此謂會同夏秋冬者以經禮日之等各於其門外上經禮日於東門之外已是春會同明知此是夏秋冬也既所禮各於門外爲壇亦



各合於其方是以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鄭注云天子春率諸侯拜日於東方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云變拜言禮者容祀也者言拜無祀祀則兼拜上春云拜日無盟誓不加方明於壇直拜日教尊尊而已此經三時皆言禮見有盟誓之事加方明於壇則有祀日與四瀆及山川之事故言禮是以或言拜或言禮云禮月於北郊者月大陰之精以爲地神也者鄭據經三時先北後西不以次第以其祭地於北郊祭月四瀆亦於北郊與地同但日者大陽之精故於東郊南郊於陽方而禮之以月是地神四瀆與山陵俱是地神以山陵出見爲微陰故配西方四瀆爲極陰故月同配北方又以月尊故先言之而又祭於北郊也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爲其著明也者以山川是箸見日月是其明故同爲盟神也引詩者曰明詩人以爲明證引春秋者定元年二月孟懿子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即云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引之者山川神爲盟神義也不言月者

諸文無以月爲盟神之事故不引據此觀禮言月以月明爲盟神可知

**祭天至地瘞** 注外沈至作瘞 釋曰上論天子在國行會同之禮於

國之四郊拜禮於日月山川之神以爲盟主已備於上今更言祭日月山川者據天子巡守六四岳各隨方西祭之以爲盟主故重見此文云外沈必就祭者也者對上經山川丘陵故言外沈案爾雅云祭山曰廋懸祭事此經言外沈必是就山川丘陵故言外沈案爾雅云祭山曰廋懸祭川曰浮沈不言外此山川丘陵云外者外即廋懸也此祭川直言沈不言浮者以牲體或沈或浮不言浮亦文略也云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者此經主爲天子春東郊夏南郊皆禮日即此經祭天燔柴也秋西郊即此經祭山川丘陵是也冬北郊即此經祭川沈祭地瘞也以其川即四瀆也鄭兼言諸侯之盟者以其諸侯自盟亦祭山川爲神主故兼言之此經兼有王官之伯以月爲神主不言者無正文故不言也云其盟愒於著明者亦如上釋以日月爲明山川爲著也云燔柴外沈瘞祭禮終矣者案周禮裡祀實柴燎是歆神始禮未終而言禮終者以其終禮有三始樂爲下神始裡柴爲歆神始牲體爲薦饌始燔柴



是樂為下神之禮終故云禮終案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柴與瘞相對則瘞埋亦是歆神若然則外沈在柴瘞之間則外沈亦是歆神之節皆據樂為下神之後而為祭禮終矣或可周禮此三者為歆神至祭祀之後更有此柴瘞外沈之事若今時祭祀記始有柴瘞之事者也引郊特牲者案易緯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春分以後始日長於建寅之月郊天云迎長日之至者預迎之又云大報天而主曰也者鄭彼云大猶徧謂郊天之時祭尊可以及卑日月以下皆祭以日為主又云大宗伯職日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者此所引不取月與星辰之義直取日而已與此經燔祭文同鄭引此諸文者欲證此經祭天燔柴是祭日非正祭天神以其日亦是天神故以祭天言之是以鄭云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又云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者以其前文天子在國祀日月燔祭既是日祭地是月可知亦非正地神也云日月而云天地靈之者以其尊之欲為方明之主故變日月而云天地是神靈之也云王制曰王巡守至於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曰也者案注以為告至案祀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注為考績燔瘞柴

此又為祭日柴不同者但巡守至岱宗之下有此三種之柴告至訖別有考績皆正祭之神別有祭日以為方明之主尚書與王制并此文唯有柴之文故注不同互見為義明皆有是以此引王制之柴以為祭日引春秋者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為踐土之盟傳云山川之神引之證諸侯之盟用山川為主此不言宋仲幾者所引之言皆是諸侯之事云月者太陰之精上為天使臣道莫貴焉者鄭注周禮九嬪職引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此二處俱是緯文鄭言此者證王官之伯臣中最尊奉王使出與諸侯盟其神主月以其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鄉來所解諸侯以山為主王官之伯以月為主案襄十一年左傳云秋七月諸侯同盟於亳云司慎司盟名山名川彼非直有山川兼有二司則此所云日月山川者兼有此二司可知又王官之伯非直奉王使出會諸侯而盟若受弓矢之賜得專征伐亦與諸侯為盟 記凡侯于東箱 注王即至之處 釋曰云王即席乃設之也者案公食大夫記宰夫筵出自東房則此天子禮也筵亦在東房其席先敷其几且侯于東箱待三即席乃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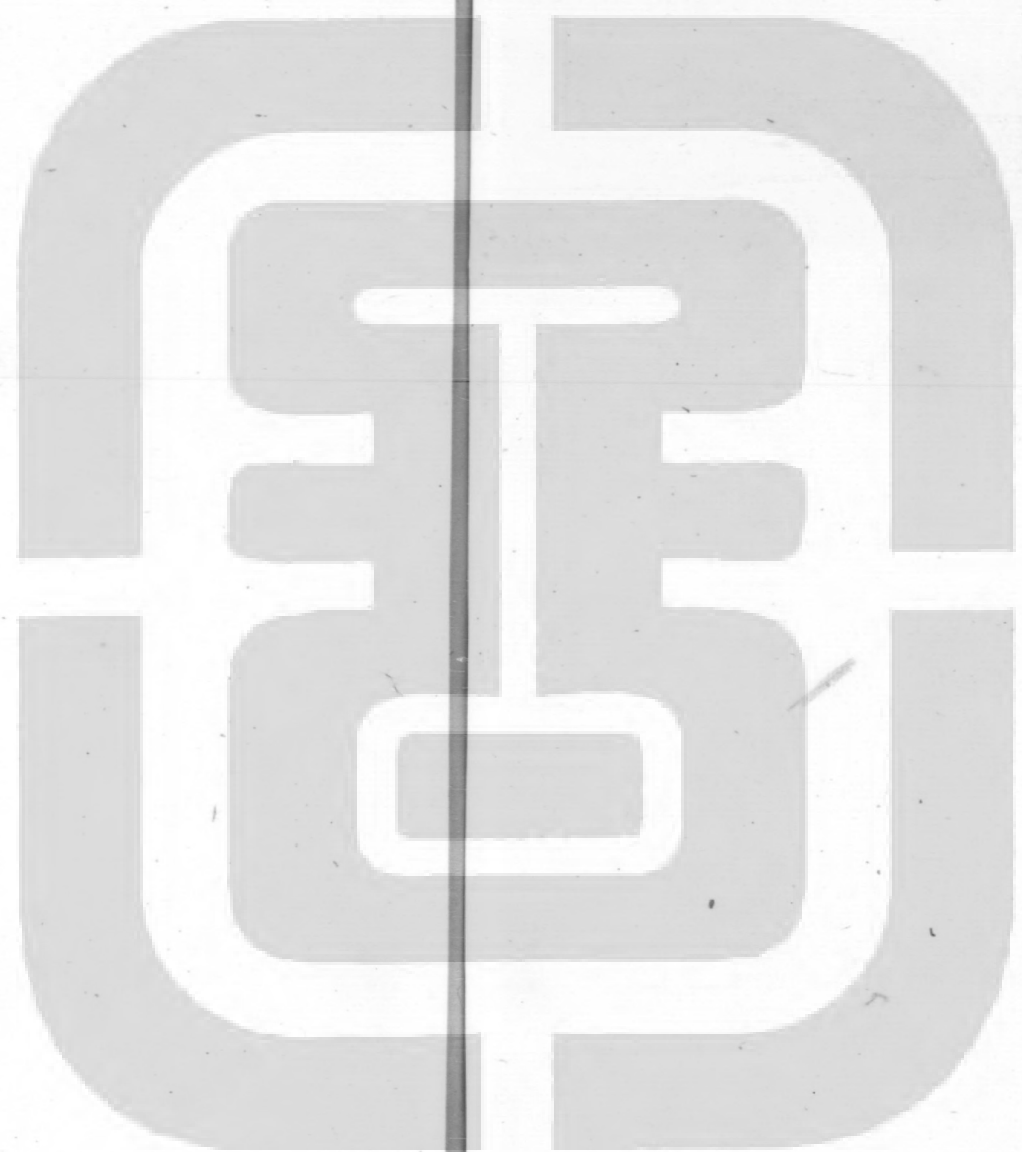
之謂若也禮賓即席乃授几若然公食大夫宰夫設筵加席几同時預  
設者公親設酒可以略几故以几與席同時設之若為神几筵亦同時  
而設故聘禮几筵設擯者出請命云東箱東夾之前者案上文覲在文  
王廟中案鄭周禮注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有五室四堂無箱夾則  
宗廟亦無箱夾之制此有東夾者此周公制禮據東都乃有明堂此文  
王廟仍依諸侯之制是以有東夾室若然樂記注云文王廟為明堂制  
者彼本無制字直云文王廟為明堂云相翔待事之處者翔謂翔翔無  
事故公食賓將食辭於公親臨已食公揖退於箱以俟賓食是相翔待  
事之處也 偏駕不入王門 注在旁至館與 釋曰云在旁與已同  
曰偏者依周禮巾車掌王五路玉路以祀不賜諸侯金路以賓同姓以  
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革路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以田以封蕃國此  
五路者天子所乘為正四路者諸侯乘之為偏是據諸侯在旁與王同  
為偏云不入王門乘墨路以朝是也者據上文而言云偏駕之東舍之  
於館與者偏駕既云不入王門又云乘墨車而至門外諸侯各停於館  
明舍在館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 奠圭于纁上 釋曰此解侯氏入

畫

門右奠圭釋於地時當以纁藉承之力乃釋於地此纁謂韋衣木版朱  
白蒼與朱綠畫之者非謂絢組尺為繫者彼所以繫王固者也

儀禮疏卷第二十七





一八八三年



